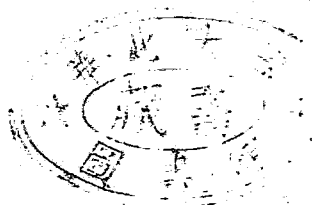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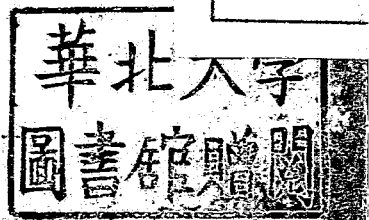
小二黑結婚

趙樹理著



857.7
197-4=3

華北大學印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



857.7
197-4=3

目錄

一，神仙的忌諱.....	(一—二)
二，三仙姑的來歷.....	(二—四)
三，小芹.....	(四—六)
四，金旺弟兄.....	(六—八)
五，小二黑.....	(八—一〇)
六，鬥爭會.....	(一〇—一二)
七，三仙姑許親.....	(一二—一四)
八，拿雙.....	(一四—一五)
九，二諸葛的神課.....	(一五—一七)



目 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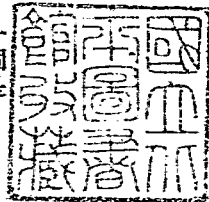
二

十，恩典恩典……	(一八一—二〇)
十一，看看仙姑……	(二〇一—二三)
十二，怎樣到底……	(二四—二六)

一 神仙的忌諱

『劉家嶺有兩個神仙，鄰近各村無人不曉：一個是前莊上的二孔明，一個是後莊上的三仙姑。二孔明原來叫劉修德，當年作過生意，抬腳動手都要論一論陰陽八卦，看一看黃道黑道。三仙姑是後莊于福的老婆，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頂着紅布搖搖擺擺裝扮天神。』

二孔明忌諱『不宜栽種』，三仙姑忌諱『米爛了』。這裏邊有兩個小故事：有一年春天大旱，直到陰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。初四那天大家都搶着種地，二孔明看了看曆書，又切指算了一下說：『今日不宜栽種』。初五日是端午，他歷年就不在端午這天做什麼，又不曾種；初六倒是個黃道吉日，可惜地乾了，雖然勉強把他的四畝穀子種上了，却沒有出够一半。後來直到十五才又下雨，別人



家都在地裏鋤苗，二孔明却領着兩個孩子在地裏補空子。鄰家有個後生，吃飯時候在街上碰上二孔明便問道：『老漢！今天宜栽種不宜？』二孔明翻了他一眼，扭轉頭返回去了，大家就嘻嘻哈哈傳爲笑談。

三仙姑有個女孩叫小芹。一天，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裏問病，三仙姑坐在香案後唱，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聽。小芹那年才九歲，晌午做撈飯，把米下進鍋裏了，聽見她娘哼得中聽，站在桌前聽了一會，把做飯也忘了。一會，金旺他爹出去小便，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說：『快去撈飯！米爛了！』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聽見，回去就傳開了。後來有些好玩笑的人，見了三仙姑就故意問別人『米爛了沒有？』

二 三仙姑的來歷

三仙姑下神，足足有三十年了。那時三仙姑才十五歲，剛剛嫁給于福，是前

幾莊上第一個俊俏媳婦。于福是個老實後生，不多說一句話，只會在地裏死受。

于福的娘早死了，只有個爹，父子兩個一上了地，家裏就只留下新媳婦一個人。村裏的年輕人們覺着新媳婦太孤單，就慢慢自動的來跟新媳婦作伴，不幾天就集合了一大羣，每天嘻嘻哈哈，十分闊綽。于福他爹看見不像個樣子，有一天發了脾氣，大罵一頓，雖然把外人擋住了，新媳婦却跟他鬧起來，新媳婦哭了一天一夜，頭也不梳、臉也不洗，飯也不吃，躺在炕上，誰也叫不起來，父子兩個沒了辦法。鄰家有個老婆替他請了一個神婆子，在她家下了一回神，說是三仙姑跟上了她了，她也呷呷唧唧自稱吾神長吾神短，從此以後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來，別人也給他燒起香來求財問病，三仙姑的香案便從此設起來了。

青年們到三仙姑那裏去，要說是去問神，還不如說是去看聖像。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，衣服穿得更新鮮，頭髮梳得更光滑，首飾擦得更明，官粉搽得更勻，不由青年們不跟着她轉來轉去。

這是三十來年前的事。當時的青年，如今都已留下鬍子，家裏大半又都是子

越長越老；所以除了幾個老光棍，差不多都已有那些閑情到三仙姑那裏去了。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，雖然已經四十五歲，却偏愛當個老來俏，小鞋上仍要繡花，腿上的要鑲邊，頂上的頭髮脫光了，用黑手帕蓋起來，只可惜官粉塗不平臉上的皺紋，看起來好像驢蛋蛋上下上了霜。

老相好都不來了，幾個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滿意，三仙姑又團結了一夥孩子們，比當年的老相好更多，更俏皮。

三仙姑有什麼本領能團結這夥青年呢？這秘密在她女兒小芹身上。

三 小 芹

三仙姑前後共生過六個孩子，就有五個沒有成人，只落了一個女兒，名叫小芹。小芹當兩三歲時候，就非常伶俐乖巧，三仙姑的老相好們，這個抱過來說是『我的』，那個抱起來說是『我的』，後來小芹長到五六歲，知道這不是好話，

三仙姑教她說：『誰再這麼說，你就說「是你的姑姑」。』說了幾回，果然沒有人再提了。

小芹今年十八了，村裏的輕薄人說，比她娘年輕時候好得多。青年小夥子們，有事沒事，總想跟小芹說句話。小芹去洗衣服，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洗；小芹上樹採野菜，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採。

吃飯時候，鄰居們端上碗愛到三仙姑那裏坐一會，前莊上的人來回一里路，也並不覺得遠。這已經是三十年來的老規矩，不過小青年們也這樣熱心，却是近二三年來才有的事。三仙姑起先還以爲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領，日子長了，青年們並不真正跟她接近，她才慢慢看出門道來，才知道人家來了爲的是小芹。

不過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樣，表面上雖然也跟大家說說笑笑，實際上却不跟人亂來，近二三年，只是跟小二黑好一點。前年夏天，有一天前嗣，于福去地，三仙姑去園門，家裏只留下小芹一個人，金旺來了，喜皮笑臉向小芹說：『這會可算是個空子吧？』小芹板起臉來說：『金旺哥！咱們以後說話要規矩些！你也

是娶媳婦大漢了！」金旺撇撇嘴說：『呸！裝什麼假正經？小二黑一來管保你就軟了！有便宜大家討開點，沒事；要正經除非自己鍋底沒有黑！』說着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說：『不用裝模作樣了！』不料小芹大聲喊道：『金旺！』金旺趕緊放手跑出來。一邊還嘟囔道：『等得住你！』說着就悄悄溜走了。

四 金旺弟兄

提起金旺來，劉家駁沒有人不恨他，只有他一個本家兄弟名叫興旺跟他對勁。

金旺他爹雖是個莊稼人，却是劉家駁一隻虎，當過幾十年老社首，網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戲。金旺長到十七八歲，就成了他爹的好幫手，興旺也學會了幫虎吃食，從此金旺他爹想要網誰，就不用親自動手，只要下個命令，自有金旺興旺代辦。

抗戰初年，漢奸敵探潰兵土匪到處橫行，那時金旺他爹已經死了，金旺與旺弟兄兩個，給一枝潰兵作了內線工作，引路綁票，講價贖人，又做巫婆又做鬼，兩頭出面裝好人。後來八路軍來，打垮了潰兵土匪，他兩人才又回到劉家較。

山裏人本來就胆子小，經過幾個月大混亂，死了許多人，弄得大家更不敢出頭了。別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、各救會、武委會，劉家較却除了縣府派來一個村長以外，誰也不願意當幹部。不久，縣裏派人來劉家較工作，要選舉村幹部，金旺跟興旺兩個人看出這又是掌權的機會，大家也巴不得有人顯幹，就把興旺選爲武委會主任，把金旺選爲村政委員，連金旺老婆也被選爲婦救會主席，其他各幹部，硬捏了幾個老頭子出來充數。只有青抗先隊長，老頭子充不得。興旺看見小二黑這個小孩子漂亮好玩，隨便提了一下名就通過了，他爹二諸葛雖然不願，可是惹不起金旺，也沒有敢說什麼。

村長是外來的，對村裏情形不十分了解，從此金旺與旺比前更厲害了，只要瞞住村長一個人，村裏人不論那個都得由他兩個調遣。這幾年來，村裏雖然調換

了幾個，而他兩個却好像鐵桶江山。大家對他兩個雖是恨恨入骨，可是誰也不敢說半句話，都恐怕搬不倒他們，自己吃虧。

五 小二黑

小二黑是二諸葛的二小子，有一次反掃蕩打死過兩個敵人，曾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勵。說到他的漂亮，那不只在劉家莊有名，每年正月扮故事，不論去到那一村，婦女們的眼睛都跟着他轉。

小二黑沒有上過學，只是跟着他爹識了幾個字。當他六歲時候，他爹就教他識字。識字課本既不是五經四書，也不是常識國語，而是從天干、地支、五行、八卦、六十四卦名等學起，進一步便學些百中經、玉匣記、增刪卜易、麻衣神相、奇門遁甲、陰陽宅等書。小二黑從小就聰明，像那些算屬相、卜六壬課、念大小遊年或『甲子乙丑海中金』等口訣，不幾天就都弄熟了，二諸葛也常把他引

在人前賣弄。因爲他長得伶俐可愛，大人們也都愛跟他玩；這個說『二黑，算一算才幾歲？』那個說『二黑，給我卜一課！』後來二諸葛因爲說『不宜栽種』誤了種地，老婆也埋怨，大黑也埋怨，莊上人都都傳爲笑談，小二黑也跟着這事受了許多奚落。那時候小二黑十三歲，已經懂得好多了，可是大人們仍把他當成小孩來玩弄，好跟二諸葛開玩笑的，一到了家，常好對着二諸葛問小二黑道：『二黑！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種？』和小二黑年紀相像的孩子們，一跟小二黑生了氣，就連聲喊道：『不宜栽種不宜栽種……』小二黑因爲這事，好幾個月見了人躲着走，從此就和他娘商量成一氣，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。

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經二三年了。那時候他才十六七，原不過在冬天夜長時候，跟着些閑人到三仙姑那裏湊熱鬧，後來跟小芹混熟了，好像是一天不見面也不能行。後莊上也有人願意給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，二諸葛不願意，不願意的理由有三：第一小二黑是金命，小芹是火命，恐怕火剋金；第二小芹生在十月，是個犯月；第三是三仙姑的聲名不好。恰巧在這時候彰德府來了一夥難民，其中有

個老李帶來個八九歲的小姑娘，因為沒有吃的，願意把姑娘送給人家逃個活命。二諸葛說是個便宜，先問了一下生辰八字，切算了半天說：『千里姻緣使線牽』，就替小二黑收作童養媳。

雖然二諸葛說是千合萬合適，小二黑却不認賬。父子們吵了幾天，二諸葛非養不行，小二黑說：『你願意養你就養着，反正我不要！』結果雖把小姑娘留下了，却到底沒有說清楚算什麼關係。

六 鬭爭會

金旺自從碰了小芹的釘子以後，每日懷恨，總想設法報一報仇。有一次武委會訓練村幹部，恰巧小二黑發瘧疾沒有去。訓練完畢之後，金旺就向興旺說：『小二黑是裝病，其實是被小芹勾引住了，可以鬥爭他一頓。』興旺就是武委會主任，從前也碰過小芹一回釘子，自然十分贊成金旺的意見，並且又叫金旺回去

和自己的老婆說一下，發動婦救會也鬥爭小芹一番。金旺老婆現任婦救會主席，因為金旺好到小芹那裏去，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。現在金旺回去跟她說要鬥爭小芹，這才是巴不得的機會，丟下活計，馬上就去佈置。第二天，村裏開了兩個鬥爭會，一個是武委會鬥爭小二黑，一個是婦救會鬥爭小芹。

小二黑自己沒有錯，當然不承認，嘴硬到底，興旺就下命令，把他捆起來送交政權機關處理。幸而村長腦筋清楚，勸興旺說：『小二黑發誓是真的，不是裝病，至於跟別人戀愛，不是犯法的事，不能捆人家。』興旺說：『他已是有了女人的。』村長說：『村裏誰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認他的童養媳。人家不承認是對的，男不過十六女不過十五，不到訂婚年齡，十來歲小姑娘，長大也不會來認這筆賬。小二黑滿有資格跟別人戀愛，誰也不能干涉。』興旺沒話說了，小二黑反要問他『無故捆人犯法不犯』，經村長雙方勸解，才算放了完事。

興旺還沒有離村公所，小芹拉着婦救會主席也來找村長，她一進門就說：『村長！捉賊拿贓，捉奸要雙，當了婦救會主席就不說理了？』興旺見拉着金旺

的老婆，生怕說出這事與自己有關，趕緊溜走。後來村長問了問情由，費了好大一會脣舌，才給她們調解開。

三仙姑許親

兩個鬥爭會開過以後，事情包也包不住了，小二黑也知道這事是合理合法的，索性就跟小芹公開商量起來。

三仙姑却着了急，她跟小芹雖是母女，近幾年來却不對勁。三仙姑愛的是青年們，青年們愛的是小芹，小二黑這個孩子，在三仙姑看來好像鮮果，可惜多一個小芹，就沒了自己的份兒，她本想早給小芹找個婆家推出門去，可是因為自己聲名不正，差不多都不願意跟她結親。開罷鬥爭會以後，風言風語都說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結婚，她想要真是那樣的話，以後想跟小二黑說句笑話都不能了，那是多麼可惜的事，因此託東家求西家要給小芹找婆家。

『插起招軍旗，就有吃糧人』。有個吳先生是在閩錫山部下當過旅長的退職軍官，家裏很富，才死了老婆。他在奶奶廟大會上見過小芹一面，願意續她，媒人向三仙姑一說，三仙姑當然願意。不幾天過了禮帖，就算定了，三仙姑以爲了却一宗心事。

小芹已經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，如何肯聽她娘的話？過禮那一天，小芹跟她娘鬧起來，把吳先生送來的首飾緞綢扔下一地。媒人走後，小芹跟她娘說：『我不管！誰收了人家的東西誰跟人家去！』

三仙姑愁住了睡了半天，晚飯以後，說是神上了身，打了兩個呵欠就唱起來。她起先責備于福管不了家，後來說小芹跟吳先生是前世姻緣，還唱些什麼『前世姻緣由天定，不順天意活不成……』于福跪在地下哀求，神非教他馬上打小芹一頓不可。小芹聽了這話，知道跟這個裝神弄鬼的娘說不出什麼道理來，乾躲了出去，讓她娘一個人胡說。

小芹一個人悄悄跑到前莊上去找小二黑，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她，兩個

就悄悄拉着手到一個土窖裏去商量對付三仙姑的法子。

入 拿 雙

小芹把她娘怎樣主婚怎樣裝神，唱些什麼，從頭至尾細細向小二黑說了一遍，小二黑說：『不用理她！我打聽過區上的同志，人家說只要男女本人願意，就能到區上登記，別人誰也作不了主……』說到這裏，聽見外邊有腳步聲，小二黑伸出頭來一看，黑影裏站着四五個人；有一個說：『拿雙拿雙！』他兩人都聽出是金旺的聲音，小二黑起了火，大叫道：『拿？沒有犯了法！』興旺也來了，下令道：『捉住捉住！我就看你犯法不犯法？給你操了好幾天心了！』小二黑說：『你說去那裏咱就去那裏，到邊區政府你也不能把誰怎麼樣！走！』興旺說：『走？便宜了你！把他網起來！』小二黑掙扎了一會，無奈沒有他們人多，終於被他們七手八腳打了一頓網起來了。興旺說：『裏邊還有個女的，也網起

來！捉奸要雙，這是她自己說的！」說着就把小芹也捆起來了。

前莊上的人都還沒有睡，聽見有人吵架，有些人就跑出來看，麻桿火把下看見捆着的兩個人，大家不問就都知道了八九分。二諸葛也出來了，見小二黑被人家捆起來，就跪在興旺面前哀求道：『興旺！咱兩家沒有什麼仇！看在我老漢面上，請你們諸位高高手……』興旺說：『這事情，我們管不了，送給上級再說吧！』小二黑說：『爹！你不用管！送到那裏也不犯法！我不怕他！』興旺說：『好小子！要硬你就硬到底！』又逼住三個民兵說：『帶他們走！』一個民兵問：『帶到村公所？』興旺說：『還到村公所做什麼？上一回不是村長放了的？送給區武委會主任按軍法處理！』說着就把他兩個人擁上走了。

九 二諸葛的神課

鄰居們見是興旺弟兄們捆人，也沒有人敢給小二黑講情，直等到他們走後，

才把二諸葛招呼回家。

二諸葛連連搖頭說：『唉！我知道這幾天要出事啦；前天早上我上地去，才上到嶺上，碰上一個騎驢媳婦，穿了一身孝，我就知道壞了。我今年是羅喉星照運，要謹防帶孝的沖了運氣，因此那裏也不敢去，誰知躲也躲不過？昨天晚上二黑他娘夢見廟裏唱戲。今天早上一個老鴉落在東房上叫了十幾聲……唉！反正是時運，躲也躲不過。』他囉哩囉嗦念了一大堆，鄰居們聽了有些厭煩，又給他說了一會寬心話，就都散了。

有事人那裏睡得着？人散了之後，二諸葛家裏除了童養媳之外，三個人誰也沒有睡。二諸葛摸了摸臉，取出三個制錢占了一卦，占出之後嚇得他面色如土。他說：『了不得呀了不得！丑土的父母動出午火的官鬼，火旺於夏，恐怕有些危險了。唉！人家把他選成青年隊長，我就說過不叫他當，小雞種硬要充人物頭！人家說要按軍法處理，要不當隊長那裏犯得了軍法？』老婆也拍手躁腳道：『小爹呀！誰知道你要闖這麼大的事啦？』大黑勸道：『不怕！事已經出下了，由他

去吧！我想這又不是人命事，也犯不了什麼大罪！既然他們送到區上了，我先到區上打聽打聽，你們都睡吧！」說着點了個燈籠就走了。

二諸葛打發大黑去後，仍然低着頭細細研究方才占的那一卦。停了一會，遠遠聽着有個女人哭，越哭越近，不大一會就來到窗下，一推門就進來了。二諸葛還沒有看清是誰，這女人就一把把他拉住，帶哭帶鬧說：『劉修德！還我閨女！你的孩子把我的閨女勾引到那裏了？還我……』二諸葛老婆正氣得死去活來，一看見來的是三仙姑，正趕上出氣，從炕上跳下來拉住她道：『你來了好！省得我去找你！你母女兩個好生生把我個孩子勾引壞，你倒有臉來找我！咱兩人就到區上說說理！』兩個女人滾成一團，二諸葛一個人拉也拉不開，也不再顧不上研究他的卦。三仙姑見二諸葛老婆已經不顧了命，自己先胆怯了幾分，不敢戀戰，少闖了一會掙脫出來就走了。二諸葛老婆追出門來，被二諸葛攔回去，還罵個不休。

十 恩典恩典

二諸葛一夜沒有睡，一遍一遍唸：『大黑怎麼還不回來，大黑怎麼還不回來。』第二天天不明就起程往區上走，走到半路，遠遠看見大黑、三個民兵已都回來了，還來了區上一個助理員，一個交通員。他遠遠就喊叫道：『大黑！怎麼樣？要緊不要緊？』大黑說：『沒有事！不怕！』說着就走到跟前，助理員跟三個民兵先走了。大黑告交通員說：『這就是我爹！』又向二諸葛說：『區上添傳你跟于福老婆。你去吧，沒有事！』二黑跟小芹兩個人，一到區上就放開了。區上早就聽說與旺跟金旺兩個人不是東西，已經把他兩個人押起來了，還派助理員到咱村開大會調查他們橫行霸道的證據。我趕到那裏人家就問罷了，聽說區上還許咱二黑跟小芹結婚。』二諸葛說：『不犯罪就好，結婚可不行，命相不對！你沒有聽說添傳我做什麼？』大黑說：『不知道，大約也沒有什麼大事。你去吧，我先

回去告我娘說。』交通員說：『老漢！這就算見了你了！你去吧，我再傳那一個去！』說了就跟大黑相跟着走了。

二諸葛到了區上，看見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條板凳上，他就指着小二黑罵道：『闖禍東西！放了你你還不快回去？你把老子嚇死了！不要臉！』區長道：『幹什麼？區公所是罵人的地方？』二諸葛不說話了。區長問：『你就是劉修德？』二諸葛答：『是！』問：『你給劉二黑收了個童養媳？』答：『是！』問：『今年幾歲了？』答：『屬猴的，十二歲了。』區長說：『女不過十五歲不能訂婚，把人家退回娘家去，劉二黑已經跟于小芹訂婚了！』二諸葛說：『她只有個爹，也不知道逃難逃到那裏去了，退也沒處退。女不過十五不能訂婚，那不過是官家規定，其實鄉間七八歲訂婚的多着哩。請區長恩典恩典就過去了……』區長說：『凡是不合法的訂婚，只要有一方面不願意都得退！』二諸葛說：『我這是兩家情願！』區長問小二黑道：『劉二黑！你願意不願意？』小二黑說：『不願意！』二諸葛的脾氣又上來了，瞪了小二黑一眼道：『由你啦？』區長道：『給』

他訂婚不由他，難道由你啦？老漢！如今是婚姻自主，由不得你了！你家養的那個小姑娘，要真是沒有娘家，就算成你的閨女好了。』二諸葛道：『那也可以，不過還得請區長恩典恩典，不能叫他跟子福這閨女訂婚！』區長說：『這你就管不着了！』二諸葛發急道：『千萬請區長恩典恩典！命相不對，這是一輩子的事！』又向小二黑道：『二黑！你不要糊塗了！這是你一輩子的事！』區長道：『老漢！你不要糊塗了；強逼着你十九歲的孩子娶上個十二歲的小姑娘，恐怕要生一輩子氣！我不過是勸一勸你，其實只要人家兩個人願意，你願意不願意都不相干。回去吧！童養媳沒處退就算成你的閨女！』二諸葛還要請區長『恩典恩典』，一個交巡員把他推出來了。

十一 看看仙姑

三仙姑去尋二諸葛，一來爲的是逞逞鬧氣的本領，二來爲的是遮遮外人的耳

目，其實小芹吃一吃虧她很高興，所以跟二諸葛老婆鬧了一陣之後，回去就睡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她起得很遲，于福雖比她着急，可是自己既沒有主意，又不敢叫醒她，只好自己先去做飯，飯快成的時候，三仙姑慢慢起來梳妝，于福問她道：『不去打聽打聽小芹？』她說：『打聽她做甚麼？她的本領多大啦？』于福也再沒有敢說什麼，把飯菜做成了放在爐邊等，直等到她梳妝罷了才開飯。

飯還沒有吃罷，區上的交通員來傳她。她好像很得意，嗓子拉得長長的說：『閨女大了咱管不了，就去請區長替咱管管教！』她吃完了飯，換上新衣服、新手帕、綉花鞋、鑲邊褲，又擦了一次粉，加了幾件首飾，然後叫于福給她備上驢，她騎上，于福給她趕上，往區上去。

到了區上。交通員把她引到區長房子裏，她爬下就磕頭，連聲叫道：『區長老爺，你可要給我作主！』區長正伏在桌上寫字，見她低着頭跪在地下，頭上戴了滿頭銀首飾，還以為是前兩天跟婆婆生了氣的那個年輕媳婦，便說道：『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嗎？爲什麼不找保人？』三仙姑莫名其妙，抬頭看了看區長的臉。

區長見是個擦着粉的老太婆，才知道是認錯人了。交通員道：『認錯人了！這就是于小芹的娘！』區長又打量了她一眼道：『你就是小芹的娘呀？起來！不要裝神做鬼！我什麼都清楚！起來！』三仙姑站起來了。區長問：『你今年多大歲數？』三仙姑說：『四十五。』區長說：『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個人不像？』門邊站着老鄉一個十來歲的小閨女嘻嘻嘻笑了。交通員說：『到外邊要！』小閨女跑了。區長問：『你會下神是不是？』三仙姑不敢答話。區長問：『你給你閨女找了個婆家？』三仙姑答：『找下了！』問：『使了多少錢？』答：『三千五！』問：『還有些什麼？』答：『有些首飾布疋！』問：『跟你閨女商量過沒有？』答：『沒有！』問：『你閨女願意不願意？』答：『不知道！』區長道：『我給你叫來你親自問問她！』又向交通員道：『去叫于小芹！』

剛才跑出去那個小閨女，跑到外邊一宣傳，說有個打官司的老婆，四十五歲了，擦着粉、穿着花鞋。鄰近的女人們都跑來看，擠了半院，唧唧噥噥說：『看看！四十五了！』『看那褲腿！』『看那鞋！』三仙姑半輩沒有臉紅過，偏這會

撐不住氣了，一道熱汗在臉上流。交通員領着小芹來了，故意說：『看什麼？人家也是個人吧，沒有見過？閃開路！』一夥女人們哈哈大笑。

把小芹叫來了，區長說：『你問問你閨女願意不願意！』三仙姑只聽見院裏人說：『四十五』『穿花鞋』，羞得只顧擦汗，再也開不得口。院裏的人們忽然又轉了話頭，都說『那是人家的閨女』『閨女不如娘會打扮』，也有人說『聽說還會下神』，偏又有個知道底細的斷斷續續講『米爛了』的故事，這時三仙姑恨不得一頭碰死。

區長說：『你不問我替你問！于小芹，你娘給你找的婆家你願意跟人家結婚不願意？』小芹說：『不願意！我知道人家是誰？』區長向三仙姑道：『你聽見了吧？』又給她講了一會婚姻自主的法令，說小芹跟小二黑訂婚完全合法，還吩咐她把吳家送來的錢和東西原封退了，讓小芹跟小二黑結婚，她羞愧之下，一一答應了下來。

十二 怎樣到底

三個民兵回到劉家鼓，一說區上把興旺金旺二人押起來，又派助理員來調查他們的罪惡，真是人人拍手稱快。午飯後，廟裏開了個羣衆大會，村長報告了開會宗旨就請大家舉他兩個人的作惡事實。起先大家還怕搬不倒人家，人家再返回來報仇，老大一會沒有人說話，有幾個胆子太小的人，還悄悄勸大家說：『忍事者安然』。有個被他兩人作踐垮了的年輕人說：『我從前沒有忍過？越忍越不得安然！你們不說我說！』他先從金旺領着土匪到他家綁票說起，一連說了四五款，才說道：『我歇歇再說，先讓別人也說幾款！』他一說開了頭，許多受過害的人也都搶着說起來：有給他們花過錢的，有被他們逼着上過吊的，也有產業被他們霸了的，老婆被他們姦淫過的，他兩人還派上民兵給他們家裏割柴，撥上民夫給他們自己鋤地，浮收糧，私派款，強迫民兵網人，……你一宗他一宗，從晌

午說到太陽落，一共說了五六十款。

區上根據這些罪狀把他兩人送到縣裏，縣裏把罪狀一一證實之後，除叫他們賠償大家損失外，又判了十五年徒刑。

經過這次大會之後，村裏人也都敢出頭了，不久，村幹部又都經過大改選，村裏人再也不敢亂投壞人的票了。這其間，金旺老婆自然也落了選，偏她還變了口吻，說：『以後我也要進步了。』

兩個神仙也有了變化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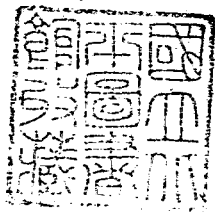
三仙姑那天在區上被一夥婦女圍住看了半天，實在覺着不好意思，回去對着鏡子研究了一下，真有點打扮得不像話；又想到自己的女兒快要跟人結婚，自己還賣什麼老俏？這才下了個決心，把自己的打扮從頂到底換了一遍，弄得像個當長輩人的樣子，把三十年來裝神弄鬼的那張香案也悄悄拆去。

二諸葛那天從區上回去，又向老婆提起二黑跟小芹的命相不對，他老婆道：『把你的鬼八卦收起吧！你不是說二黑這回了不得嗎？你一輩子放個屁也要卜一

課，究竟抵了些什麼事？我看小芹滿不錯，能跟咱二黑過就很好！什麼命相對不對？你就不記得「不宜栽種」？」二諸葛見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陰陽，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別人跟前賣弄他那一套了。

小芹和小二黑各回各家，見老人們的脾氣都有些改變，託鄰居們趁勢和說和說，兩位神仙也就順水推舟同意他們結婚。後來兩家都準備了一下，就過門。過門之後，小兩口都十分得意，鄰居們都說是村裏第一對好夫妻。

夫妻們在自己臥房裏有時候免不了說玩話：小二黑好學三仙姑下神時候唱『前世姻緣由天定』，小芹好學二諸葛說『區長恩典，命相不對』。淘氣的孩子們去聽窗，學會了這兩句話，就給兩位神仙加了新外號：三仙姑叫『前世姻緣』，二諸葛叫『命相不對』。



NOV. 28 1949



